

 歷史與空間

■ 馬承鈞

在平輿感受車輿文化

河南駐馬店號稱「天中」，謂中原腹地、九州之中。因歷史文化豐厚，獲譽中國「傳奇文化之都」：盤古文化、西遊文化、重陽文化、車輿文化、螺祖文化和冶鐵鑄劍文化薈萃於此。中國車輛發源地則在駐馬店平輿縣，發明者為夏禹時期的奚仲。奚仲利用平輿盛產的國槐，研發出有頂蓋、可乘坐的車。車古稱「輿」，此地地勢平坦，又有人發明了「輿」，故得名「平輿」，中國車輿文化也由此發端。「奚仲造車」是中華文明史上一件大事。金風送爽時節，筆者一行專程赴平輿。初秋颯陽下，地處黃淮平原的平輿一馬平川恬靜幽美，滿眼萬木吐翠鬱鬱蔥蔥，組成一一道道挺拔壯麗的綠色長城。平輿縣政協主席李志嫻說：「4,000多年前「造車鼻祖」奚仲和他的兒子吉光就在平輿研製馬車成功，備受夏禹賞識，被封為「車正」，主管天下造車事宜！」

據介紹，平輿古稱「摯國」。因與西周有親緣關係，摯國國君多次受封。奚仲是黃帝六世孫，輔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為摯國君王。奚仲帶族人在摯地伐木造屋、開發農耕，族人安居樂業。奚仲一直為人們的交通問題困擾，受父親造船啟迪，他突發奇想，用平輿盛產質地堅硬的國槐，一番操斧伐柯引繩切墨，打造出世上第一輛木製車輛，起名「輿」。此輿水陸兩用，有舟的外形，底部裝四個輪子，成為史上最早的車輛。面對時人讚歎，奚仲卻意猶未盡，覺得此車不夠理想、功效不高，就與兒子吉光嘔心瀝血不斷改進，又研製出由馬匹牽引的馬車。馬車大大提高了人們的出行與運輸之便，更在戰爭中大顯身手，於是奚仲被封為夏朝車正、總管車輛，獲譽「車神」、「車王」、「車聖」。車輛又稱「車輛」，杜牧《洛中送冀處士東遊》中有「處士有儒術，走可挾車輛」句。平輿人為紀念奚仲祖孫三代造舟、造車、馴馬功績，稱他們是「摯地三聖」，建起一座輿侯祠（又稱三聖祠），年年香火鼎盛。東漢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一書中確認「車，夏后時奚仲所造。」奚仲後被封薛（今山東東莊），成為薛國始祖，時有「祭拜奚仲，平安出行」民諺。

東道主邀我等遊覽位於平輿城西、綠化率80%的奚仲公園。園內有一大型雕塑《車輿創世》（也稱《車文明》），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如意湖和月牙湖波光熾熾、水趣盎然，令人神清氣爽。廣場、雕塑、小品、噴泉等造型給人追崇先賢、繼往開來之感。我想既然名曰「奚仲公園」，再多些「車輿文化」元素，將古老車輿文化與不忘初心時代精神緊密結合或將更好。我們還遊覽了位於上河城的平輿清河旅遊文化風景園。此地一派江南水鎮景貌，水岸文化街、「御園」生態園、白芝麻博物館、東方迪士尼和風情廣場都出手不凡很見檔次。一尊《天子駕六》雕塑，又令我想起奚仲來。位於上河城一隅的「摯都民俗文化博物館」更讓人興致大增！博物館裏有一楹聯：「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子子孫」，橫批「摯誠作基」。走進2,000多平方米展廳，但見數萬種老物件林林總總目不暇接：農具紡車、酒器茶具、花轎睡床和木石金雕、織錦刺繡、中醫藥具、錢櫃糧倉、徽章斗壺……令人大開眼界！

我最感興趣者則是數十輛古老的太平車了！說起太平車，陪同的駐馬店文聯主席韓祖和打開話匣子。他說，太平車是中國古代造車工藝成熟的標誌，因其保留夏代「車軌」雛形，故獨享「中國車輛活化石」之譽。太平車發明人也是奚仲。《管子·形勢篇》載：「奚仲之為車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準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得，成器堅固」。它因滾動平穩而得名「太平車」。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就不乏太平車身影。據說解放戰爭時太平車也功不可沒。欣聞摯都民俗文化博物館乃民間收藏家李維先生積30年心血而建。平輿縣各級領導力挺李維，幫他協調場地、完善相關手續。2017年6月，這個民俗博物館作為河南省「非遺」項目太平車展館、駐馬店市首家車輿文化平台、中華美德教育陣地免費開放。去年省文物局對其做了三級博物館驗收，給予充分肯定。律師出身的李維耗費大量時間精力、耗盡家財建造民俗博物館，真正兌現了他「摯誠作基」的初衷！正因他千辛萬苦收藏數十



■《天子駕六》雕塑 作者提供

輛太平車，也為平輿縣獲授「中國車輿文化之鄉」、「中國車輿文化研究中心」立下一功。奚仲發明的馬車究竟啥樣？時間久遠、又無留存，不得而知。但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文辭中，有象形文字「車」。觀其字形，由輪、軸、輿、轅等組成。車輿下方有一根轅木，馬匹套在轅木兩側，乃彼時馬車的原型。後經不斷改進，材質和工藝越來越考究，舒適又快捷，皇帝乘坐的「龍輦」更是超級豪華了。2010年5月，我在上海世博會領略過2,000年前「秦陵一號銅車馬」風采。這是1980年在西安臨潼帝陵出土的兩輛銅車馬之一。車體為青銅、通體彩繪，車、馬、俑大小為真車、真馬、真人的一半。零部件有金銀飾品，運用嵌鑄、焊接、黏接、鉚接、子母扣、紐環扣接、銷釘連接等多種工藝。車上鏈條仍轉動靈活，門窗均開閉自如。傘蓋厚僅0.3厘米，面積卻有2平方米，係渾鑄法一次鑄就，即便今天鑄就如此大而薄、呈穹窿形的銅件也很不易！這款秦始皇「座駕」被專家譽為中國古代「青銅之冠」，它見證了古代工匠技藝之精良，這些又離不開「造車鼻祖」奚仲。

奚仲及其後裔對車輛的大貢獻，深受後人尊崇。2010年9月，「中國車輿文化之鄉」、「中國車輿文化研究中心」授牌儀式在平輿縣隆重舉行。史上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九奚仲生辰，平輿都會在輿侯祠舉行盛大祭祀禮儀，鳴炮、迎神、奏樂、焚香、上供、叩拜、獻舞、送神，連連唱六天大戲，表達對奚仲的膜拜崇敬。奚仲卒於封地薛，當地建有宏大「車服祠」（奚公廟），文武官員途經都要下馬祭拜……車輿文化不啻是平輿人的根和鄉愁，更是我們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底蘊之一！深感於此，雁翔詩云——

四千年前造車輛，
奚仲英名萬古留。
大中國匠今猶在，
全球刮目看神州！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菩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三十九
一顆頭顱一杯酒的慷慨

詩題為「春風」，發表於1906年日本《隨鷗集》。詩的題目雖是春風，但內容卻淒愴非常。當年雜誌主編之一大久保評價：「頑豔淒麗，異常出色。而其中寄托自存。」詩中一句「一顆頭顱一杯酒」，令人想到荊軻刺秦易水送別的壯烈。雖是「書生意氣」，但李叔同是血性男兒，思緒隨着心情的激盪不安而揮筆一就，令詩的感染力強烈。

有日本詩人評此詩云：「李長吉體，出以律詩。」李長吉就是唐代著名詩人李賀，出身貴族，一生鬱鬱不得志，死時年僅27歲，著作有《李長吉歌詩》。李長吉詩作有獨特個人風格，故稱為「李長吉體」，特點是：一是構思奇特詭異，二是用語瑰麗奇譎，三是結構跳騰跌宕。日本詩人能給予李叔同如此高評價，實不簡單。

春風幾日落紅堆，
明鏡明朝白髮催。
一顆頭顱一杯酒，
南山猿鶴北山萊。
秋娘顏色嬌欲語，
小雅文章淒以哀。
昨夜夢遊王母國，
夕陽如血染樓台。

春風

李叔同詩句
素仲配畫
丁酉秋

 浮城誌

■ 耿艷菊

留餘

留餘二字是在李佩甫的長篇小說《河洛圖》裏看到的。

康秀才教他的重孫康海文讀書識字，先教他明白「禮、儀、仁、智、信」的真正內涵，然後就是留餘。前者是一個人立足人世的基本原則，後者則彰顯一個人的心胸和氣象，也決定了人生的寬度和深度。康秀才給康海文講南宋王伯大《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又講明代高景逸所云：「臨事讓入一步自清地，臨財放寬一分自有餘味。」而這正是康氏家族從一個小小的飯館起家走向「中原財神」的關鍵。

《河洛圖》取材於河南羣義康百萬家族的故事。著名的《留餘匾》現存於河南康百萬莊園，該匾是康家訓示家中子弟的家訓匾。康百萬家族，跨明、清、民國三個歷史時期，一直富裕了12代400多年。

留餘的涵義並不深遠難懂，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很簡單。一個大家族處處在講留餘的重要，普通人家其實也處處體現着留餘的智慧。

過日子，為日子留點餘地；說話做事，為他人留點餘地；為人處世，為自己留點餘地。

從小到大，這一路成長，父母和身邊的長輩也處處以留餘的智慧教導我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新年的第一頓飯，家裏的餐桌上都會有一條魚，意味着年年有餘的吉祥。新年的第一碗餃子也是不能吃完的，要留一個，這也是為新的一年留餘。這看起來只是一種形式，對於我們來說卻頗具儀式感，讓我們對生活有敬畏之心。每年收穫莊稼之後，父母都會認真規劃一番，把一年家裏要吃的留出來後，然後再多留一些餘糧，以備不時之需。一個人不能光看到眼前，一個家庭也不能光看到眼前，得有長遠的打算。田裏的莊稼是不可收盡的，田間地頭要留幾棵，留給土地和大自然界裏的生靈；院裏樹上的柿子是不能摘盡的，也留點給天空上的鳥雀。

留餘，很容易想到留白。餘和白都是一種時間和空間的無形延展，都給人思考和回味，把人帶往遼闊處。留白是書畫藝術的手法，留餘則是在世上生存的智慧，是生活的藝術。

 來鴻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 王曉革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外婆叫我好寶寶。糖一包，果一包，外婆買條魚來燒……」一曲年代久遠的水鄉童謠使我想起外婆。外婆祖籍浙江紹興，多年以前她的祖輩來到北方，後來一直定居京城，但是，南方人的習性還是有的，比如稱呼，不像北方人那樣叫作姥姥爺爺，而是稱為婆婆公公，在家裏更為直接一些，一聲「婆」或者一聲「公」。

外婆喜歡越劇，也就是家鄉的紹興戲。小時候曾經帶我看過幾次電影，其中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那部《追魚》了。之所以印象深刻首先電影是彩色的，好看。記得那是1960年代，我還沒有上學，當時的電影全是黑白片居多。再者看過兩回，都是在離家不遠的蟾宮電影院看的。當外婆沉醉於徐玉蘭、王文娟的優美唱腔之時，我也被其精彩畫面所吸引，尤其是天兵天將追趕鯉魚精的場面。還有一部是《萬紫千紅總是春》，反映的是上海里弄的家庭婦女參加社會勞動的故事，由張瑞芳主演，外婆看得也是津津有味，我看不懂，只是瞧個熱鬧。

小時候，我沒有上過幼兒園，是由外婆一手帶大的。在我的記憶中，每天清晨，

外婆起身準備家人的早餐，待大人都去上班以後，她開始擦桌掃地，出門買菜，準備午飯。飯後她會休息一會，再起來帶上花鏡縫縫補補一番。還有就是洗衣，那時沒有洗衣機，全靠人工。接下來又開始準備晚飯，等着家人下班回來，一起坐上飯桌。我呢，最愛吃她做的海米炒麵、雞蛋炒魷蟹，還有就是她包的韭菜雞蛋餃子，味道至今回味無窮。

外婆早先讀過幾年私塾，是識字的，能看能寫。中午休息時，如果不是太累往往會躺着先看一會書，多是小說，如《啼笑因緣》，看得最多的還屬《紅樓夢》了。有一天，她在我的課本裏見到魯迅一篇文章，於是說起魯迅也是紹興人，那可是大文豪呢。說罷，臉上的皺紋裏漾出絲絲笑意。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街道動員退休人員包括家庭婦女，報名參加修建防空洞。一向好強的外婆，不顧年老體弱毅然加入其中。那些日子，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時常見到她在那裏鏟土的樣子。後來，她在幹活時不小心摔了一下，傷了肋骨，結果歇了好長一段才緩過來。

外婆的生活是簡樸的，也有一些嗜好。她喝茶，喝的是高沫，也叫高碎，價格便

宜。小時候，往往是她剛剛沏好一杯，我端起來就是咕嚕幾口。她也老是讓我早續水，說是喝乾就沒味了。她吸煙，都是一些低檔煙。比如戰牌、海河牌、大嬰孩牌。有一次，她還讓我到商店買過一種阿爾巴尼亞進口香煙，煙盒不大，價錢同樣便宜，牌子忘記了。現在想起來，這些廉價的煙多多少少地損害了她的健康。

1978年，外婆身體不適，持續咳嗽不止，去醫院檢查發現已是癌症晚期。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家人全都蒙了，真是天塌下來一樣，因為外婆就是我們家裏的「天」。怎麼辦？只有保守治療一條路可走。病重期間，親友前來探望，同時帶來一些高級糕點。當外公取出一塊遞給她的時候，她先是搖搖頭，然後費力地欠身指指我：小革（我的小名）吃吧……

多年以後，我一個人來到紹興古城，住在魯迅故里附近的一條巷子裏。當晚尋得一間小店，一盤茴香豆，一壺黃酒，遙祭遠在天國的親人，不知不覺之中竟然醉了。轉天上了烏篷船，還是有點昏昏沉沉。船家問我要去哪裏？我答外婆橋。船家似乎有些迷惑，我說，就是歌中唱的那一座，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 郭言真

不可逆轉的風向

公元1988年，錢鍾書先生的大作《錢鍾書作品集》在台灣公開出版發行。錢鍾書為是書寫了一篇題為「表示風向的一片樹葉」的前言。前言裏面有這樣一段話：「水是流通的，但也可能阻隔：『君家門前水，我家門前流』往往變為『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就像《海峽兩岸》的大陸和台灣。這種正反轉化是事物的平常現象，比如生活裏，使彼此了解、和解的是語言，而正是語言也常使人彼此誤解以至冤仇不解。由通而忽隔，當然也會正反轉化，由隔而復通。現在，海峽兩岸開始文化交流，正式出版彼此的書籍就標識着轉變的大趨勢。我很欣幸，拙著也作為表示這股風向的一根稻草、一片樹葉。」

博學多識的錢先生，首先睿智地引用了明代詩人張以甯《送重峰阮子敬南還》一詩中的「君家門前水，我家門前流」二句，昭示出海峽兩岸之間毋庸置疑的血緣關係。然後錢先生又巧妙地引用了漢代時期佚名詩《迢迢牽牛星》中的最後兩句「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描述出海峽兩岸近40年互不往來的現狀。緊接着，錢先生更是樂觀地說明事物總是正反轉化，通可以變隔，而隔亦會復通，以「正式出版彼此의書籍」為龍頭的文化交流方式無疑已經拉開了海峽兩岸彼此交往的序

幕。顯而易見，錢鍾書著作在台灣的發展，的確如同一片翠綠的樹葉，起到了表示風向的作用。自那以後，1991年，兩岸先後成立了海協會、海基會，在促進兩岸交往、發展兩岸關係上呈現出正能量的作用；1992年，兩岸達成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且被定義為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1993年，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熱烈擁抱；1998年，汪道涵和辜振甫在上海執手相看；2005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和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北京會晤，開啟了國共合作的新篇章；2015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加坡親切會見了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兩人握手時間長達70秒，他們臉上綻放出來的笑容，分明展示出血濃於水的炎黃子孫分不開隔不斷的親緣。

30多年來，海峽兩岸，無論是在政治、經濟、科技領域，還是在文化、教育、新聞、學術方面，均進行了多方位、多層次、多學科、多方式的互動與交流，可謂此起彼伏，方興未艾，連綿不斷。筆者尤異常清楚地記得，2008年5月，「傅雷誕辰百周年紀念暨『傅雷與翻譯』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大學舉行。余光中先生因身體原因未能與會，但他鄭重其事地委託香港

著名翻譯家金聖華女士代為宣讀書面發言。余先生在書面發言中稱：「傅雷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第一流的翻譯家兼文藝評論家，對西方文學尤其是法國文學的譯介貢獻很大。」與會者中還有來自台灣輔仁大學、台灣淡江大學的同胞，他們在大會上的精彩發言贏得了大家一次又一次的熱烈鼓掌。有一回，我有幸與他們同桌就餐，在相互交談中，我情不自禁地亮出了自己的一種看法，即作為一名中國的大學教師，應當學會寫毛筆字和創作中國傳統詩詞，他們全都自然而然地表示首肯，笑容可掬地認為這種見解頗有道理。

不過，海峽兩岸交流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台灣「青年好學」的蘇正隆先生」由於促成了錢鍾書的長篇小說《圍城》在台灣出版，竟「遭受小小一場文字之禍」，「被警方拘留罰款」等等。想不到40個春秋過去，而今現在眼目下，台灣某些人，儘管身體裏流着中國人的血，口中講着中國人的話，筆底寫着中國人的字，腳下踩着中國人的地，竟然數典忘祖，企圖再一次讓蘇正隆先生的遭遇在台灣同胞中重演，進而使海峽兩岸「通而忽隔」。然而歷史的潮流決不會倒退，正確的風向決不會逆轉。謂予不信，何妨拭目以待！